

南歐政治地圖的重劃

蘇秀法

由於北歐的保守勢力重新抬頭，歐洲社會主義政黨開始轉向南歐的國度進軍。一九八三年八月，克拉茲受命組閣，成為義大利第一個社會黨籍總理後，南歐沿地中海國家由社會黨執政，或由社會黨領導執政的，共增為五國。葡萄牙社會黨領袖前總理蘇亞雷斯，經過五年的政治劣運後，於一九八三年四月重返政治舞臺。一九八二年十月，西班牙社會黨魁岡薩雷斯贏得大選，使社會黨史無前例地取得政權，成為自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西班牙內戰後，佛朗哥執政以來的第一位社會黨籍總理。四十歲的岡薩雷斯也是歐洲最年輕的政府領袖。一九八一年十月，巴本鐸領導的社會黨執政，成為希臘史上第一個社會黨政府。歐洲南部社會黨的崛起，以密特朗首開先聲，他於一九八一年五月入主愛立西宮，結束法國中間偏右派二十三年的統治，南歐五國的政治地圖也自此開始重劃，逐漸成為社會黨統治的天下，這尚是歐洲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社會黨得勢的原因

爲什麼這五個南歐國家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都成爲社會黨的天下？分析起來，不外下面四個原因：

第一是歷史的原因。希臘、西班牙、葡萄牙三國都曾長時期處於獨裁政體的統治之下；法國在一九八一年以前的二十三年一

直是右派政黨當權；義大利過去三十年的政府首長絕大部份都是基民黨黨籍；這三個國家的選民都渴望變化。同時，由於法國共產黨的實力過去都比社會黨雄厚，社會黨在大選中經常和法共合作，成爲對抗戴高樂派的政治伙伴；西班牙和義大利兩國的社

會黨和共產黨的政策路線也難解難分，選民們恐懼社會黨當選後，可能牽引共產黨入閣，使政治制度變質，社會黨過去之不為選民支持，其部份原因很難說不是受了共產黨的牽累。現在共產黨勢力在這些國家中已經明顯減退，支持社會黨不會帶有「引狼入室」的副作用，因此，選民投票支持社會黨已無所猶豫，而使社會黨終能贏得政權。當然，希臘、西班牙、葡萄牙三國獨裁政體的基礎脆弱，也有助於社會黨的成長茁壯。

第二是社會福利制度落後的原因。南歐國家的社會福利遠不能和北歐國家相比，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南歐國家比較貧窮落後，同時也是由於右派政黨的長期執政，對社會福利沒有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因此，巴本鐸(Andreas Papandreu)在一九八一年競選時的口號，就是主張希臘應該建立國家保健制度(當時希臘政府在保健方面的預算，名列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榜尾)；一九八二年西班牙大選，岡薩雷斯(Filipe Gonzales)即高喊改良教育制度的動聽口號(西班牙當時沒有義務教育制度)；因為他們的政見深得民心，所以希臘和西班牙兩國選民分別給予熱烈的歡迎和普遍的支持。

第三是「非中立」的社會主義原因。除希臘外，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和義大利四國在外交政策方面都堅定的和中間路線國家站在一邊，他們並不像英國、丹麥、荷蘭、西德等國的社會黨或工黨標榜「半中立」(Semi Neutral)姿態。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and)政府中雖然有四名法共部長，但其施政，純是依循社會主義的路線，仍然保持法國的核子嚇阻武力，並全力支持蘇俄最討厭的美國在歐洲部署巡弋和潘興二號飛彈；克拉茲對義大利在西西里島部署巡弋飛彈的承諾，始終信守不渝；岡薩雷斯不顧若干內閣部長的反對，有意以公民投票方式決定西班牙應否繼續留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內。

唯有希臘社會黨與眾不同，別樹一幟。一九八一年巴本鐸競選時，高唱中立外交路線，並暗示如果他的政黨在選舉中獲勝，希臘將退出歐洲共同市場和北約組織。雖然這兩件事到今天為止尚未實現，但是巴本鐸是一個難以預測而一有機會總使西方國家頭痛的人，如果說他已經放棄原來立場，改變為一個溫和分子，從許多跡象上看，都是言之過早。

至於第四個原因，也許是因為南歐國家的社會黨出現了幾個頗富「吸引力」的領導人物，壓倒了敵對的一方。有人說，如果英國工黨的領袖也像西班牙的岡薩雷斯一樣年輕、敏銳並富於活力的話，去(一九八三)年六月英國大選中的敗將說不定是柴契爾夫人。政治競爭要看對手，這句話真是一點都不錯。

社會黨政府和美國核子傘

社會黨執政的南歐五國在基本立場上，大都希望獲得美國核子傘的保護，不過對於美國在西歐部署飛彈的態度，却有緩急之分。法國密特朗贊成的態度甚至比其前任季斯卡還要積極。法國自從戴高樂標榜獨立外交以來，和美國大唱反腔，已是家常便飯

；社會黨執政以後，兩國也常發生不愉快的磨擦。華盛頓派遣空中警報及控制系統(Airborne Warning and Control System AWCS)偵察機馳援非洲查德時，巴黎抱怨事先沒有得到美方通知，隨後查德情勢告急，法國不聲不響地派遣傘兵部隊，以阻擋利比亞軍隊南下。法國社會黨處在反對黨地位的時候，堅決反對以軍事干預他國事務，因為這是違反社會黨「反武力、反殖民地以及推展和平運動」的主張，直到一九七七年，社會黨還在反對法國擁有獨立的核子武器，但是當政之後，仍默默地保有戴高樂時代建立的特遣部隊(Force de Frappe)，也照樣發展核能潛艇和增加國防預算，而且更進一步訓練了一支四萬七千名的快速部隊(Rapid Action Force)以因應緊急情況。

法國總統密特朗和美國總統雷根三月二十三日在華盛頓結束兩天會談後，雙方同意西方國家應該對蘇俄採取強硬立場，但是西方國家也應該繼續努力設法和蘇俄重新展開限武談判，不過，兩國總統一致認為，西方不應該爲了吸引蘇俄重返談判桌，而做任何讓步。

西班牙在佛朗哥時代，美國曾予各種援助，壓制反對勢力，引起許多西班牙人的不滿，但是岡薩雷斯當選後說：「西班牙屬於西方，這是不可能改變的」。西班牙社會黨在去年大選中，強烈暗示反對北約組織，然而執政後的岡薩雷斯却說他了解美國在歐洲部署飛彈的決定。關於西班牙是否參加北約組織一事，社會黨政府將舉行公民投票決定。軍方認爲西班牙如不參加北約組織，將會造成與北約會員國間的鴻溝。西班牙目前的態度是：如西方國家希望其加入北約組織，必須允許其進入歐洲共同市場，如果法國仍然繼續採排斥的態度，則西班牙對僅僅加入北約組織不會感到興趣，歐洲共同市場和北約組織一起要，如果沒有共同市場，西班牙寧可不要北約組織。

葡萄牙自一九七四年以來，前後更迭了十四個政府，蘇亞雷斯(Mario Soares)領導的社會黨在目前議會中僅控制二百五十個席位，沒有超過半數，是和第二大黨社會民主黨組成聯合政府，暫時穩定了葡萄牙政局。葡萄牙是北約組織的創始會員國。蘇亞雷斯態度親美，一九七五年葡共企圖奪取政權失敗，蘇亞雷斯和美國友好關係更加鞏固。一九八三年九月，葡總統伊涅斯(Antoine Ramalho Eanes)訪問美國時，獲雷根總統保證，允予增加援助。同年十二月，兩國簽約，美國可繼續使用西班牙在大西洋中部具有戰略地位的亞索爾(Azores)羣島上的拉吉斯(Lajes)空軍基地，至一九九一年二月爲止，美國則同意提供美金六千萬元的補助、四千萬元的經濟援助以及四千五百萬元的貸款以改善葡萄牙的軍事設備。

義大利社會黨在去年四月的大選中，僅得百分之十一點四的選票。克拉茲(Bettini Craxi)是第二次大戰後義大利四十四屆政府中第一個社會黨人出任總理，也是義大利三十多年來第二個少數黨政府。但是克拉茲社會黨政府的大部份部長和重要部長都爲基民黨佔有，社會黨自己祇有六個部長，這意味著克拉茲社會黨政府和法國、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四國社會黨政府的本質和風格都不一樣。克拉茲是當今各國社會黨領袖中最不拘泥於社會黨教條的，他從未標榜過所謂國有化、福利社會主義、中立主

義、反帝國主義以及第三世界理想主義等等，是一個講求實用主義的政治領袖。他曾一再強調義大利是北約組織的忠實盟友，支持美國在西歐部署飛彈，並同意在義大利西西里島上部署一百一十二枚巡弋飛彈。義大利衆院四月四日又以壓倒性多數通過支持政府的立場，接受義大利部署美製飛彈。

希臘是南歐社會黨執政國家中的唯一例外。巴本鐸公開打著不與西方國家採取一致行動的旗幟：一九八一年拒絕譴責波共政府實施戒嚴令；希臘一名部長在布魯塞爾簽署一項批評波共政府壓迫工聯的聲明後，巴本鐸即將他解職；希臘是共同市場國家中唯一不承認以色列的國家，並曾試圖阻撓共同市場國家從事中東和平的努力，反對和平部隊駐防西奈半島；韓航班機被蘇俄擊落後，希臘正輪職共同市場主席，其外交部長哈拉蘭波羅斯（Yiannis Haralambous）投票否決共市譴責蘇俄的議案；希臘一個議員訪問團訪問西柏林時，拒絕參觀東柏林建造的柏林圍牆；巴本鐸並從事策動「巴爾幹非核子區」運動；希臘親政府報紙發表反美論調，更是常事；巴本鐸曾盡最大的努力試圖說服其他南歐國家支持他延後六個月部署飛彈的建議。

本年二月，希臘政府未經事先通知，單方面廢除了與美國已有卅六年之久的一項民航協定。希政府發言人馬諾達士（Dimitris Maroudas）指責一九四八年簽訂的有關美國環球航空公司與希臘國營奧林匹克航空公司的協定是單方面的、殖民地的。環球公司每週直接飛行於紐約——雅典間十次，奧林匹克公司飛機每天飛紐約——雅典間一次。馬諾達士指出，該協定未限制美航飛行的次數，給予美航過多的權利而犧牲了希臘的利益。他說，自從美國另外四家公司以低廉票價提供包機飛行於美、希之間，使希航在強烈的競爭下陷於窒息。希臘最近並拒絕了美國加州公司開闢希臘航線的申請，希臘在採取廢約行動前三天，曾警告美國，如果美國不停止對土耳其的經濟、軍事援助，一切嚴重後果，將由美國負責，很明顯的，美、希之間的不愉快，與希、土問題有關。巴本鐸競選時，曾言言不和西方國家站在一起，但在現實政治情勢下，迄未兌現他的諾言，雖然在一些技術性問題上，巴本鐸使北約盟國不時感到頭痛，但是，到目前爲止，希臘既未背棄北約組織，也沒有退出歐洲共同市場，更沒有關閉美國在希臘的基地，相反地，同意美國使用四個基地的時間延長四年，以換取五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國家利益高於意識型態

一九八三年十月上旬，葡萄牙、西班牙、法國、義大利和希臘五國社會黨政府首長，在雅典舉行了一次非正式的高峯會議（法總統由總理莫華（Pierre Mauroy）代表出席），交換彼此執政的經驗，各自提出在國內所遭遇的難題。他們認爲在國際情勢不利於社會黨的情勢下，一國單獨行動的效果是有限的，唯有大夥兒同心協力，才能獲得較大的成就。

早在一九五一年六月，歐洲各國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和工黨即組織了一個「社會黨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

這個左派政黨的國際聯盟組織，囊括了四十個國家的社會黨，自稱擁有一千五百萬盟員，代表八千萬選民，經常在西德前總理布蘭德（Willy Brandt）、奧地利前總理克賴斯基（Bruno Kreisky）和瑞典前總理巴默（Olof Palme）領導下定期集會。不過，當時各國社會黨大多處於反對黨地位，氣味相投；而這次雅典五國高峯會議，都是以執政黨的身分與會，意義自非尋常，但是却有共患難易、共富貴難的場面。

雅典高峯會議的五國代表雖都是社會黨領袖，但他們所代表的實力却互有差異。法國、西班牙、希臘三國的社會黨是多數執政黨，實力雄厚。葡萄牙蘇亞雷斯須依賴社民黨的合作，義大利則是五黨聯合政府，社會黨在政府裏的三十個部長中祇佔六個部長的職位，所以義大利社會黨領導的政府中，實際是中間偏右的力量佔優勢，克拉茲僅是社會黨人出任總理而已。

五國社會黨領袖所代表的實力雖有強弱之分，但是他們在過去都會有一個共同的願望，便是：有朝一日政權在握，彼此在共同利害的基礎上，同心協力，以達成社會主義的理想目標。如今這個願望已經成爲事實，然而他們面臨的難題和超乎黨派的衝突，並沒有因意識型態的相同而真能合作團結，他們無法不將國家利益置於意識型態之上。

葡萄牙在六年前即申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至今仍然不得其門而入。葡萄牙自一九七四年革命後，政局一直動盪不安，經濟情況也日漸惡化，蘇亞雷斯在競選時曾對選民描繪一幅美麗的經濟遠景，說他當選後將努力促使這個南歐最貧窮的國家進入歐洲共同市場，給葡萄牙帶來安定和繁榮。西班牙的申請也障礙重重，岡薩雷斯認爲加入共同市場是西班牙步入民主和繁榮的保證。但是，在雅典兩天的高峯會議中，其他三國社會黨各有自己的打算，對葡萄牙、西班牙的情況並沒有寄予同情和關切。法國總理莫華祇重申共同市場無法承荷擴大後的沉重負擔，草草交待了事。由於葡萄牙、西班牙都具有深厚的農業潛力，一旦進入共同市場，以其低廉的價格，勢將威脅到法國和義大利兩國農產品的輸出，顯然地，國家利益是永遠超越於意識型態之上的。

政治左轉，經濟右轉

五國的社會黨領導人物，在競選期中，常就經濟遠景對自己選民許下一連串美麗的諾言：諸如創造較多的工作機會，減少工作的時間，給予更佳的社會福利，和建立更公平的社會待遇等。但是，當他們贏得大選，掌握政權以後，社會黨經濟政策所產生的果實却是苦澀的：預算出現了赤字，通貨膨脹上升，貿易虧損加劇，失業人口更是有增無減，迫使執政者不得不正視現實，改變反映左傾原則的經濟政策，採取緊縮通貨，削減支出，凍結工資，鼓勵私人企業的路線，甚至放棄了企業國有化和財富重新分配的計劃，以減輕經濟的壓力。今天，由於法國社會黨政府經濟改革失敗的教訓，義大利、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各國社會黨政府所給予人民的，不是無憂無慮隨心所欲的生活，而是嚴峻的節約措施。

南歐五個由社會黨執政或由社會黨領導執政的國家，政治雖然左轉了，可是他們的經濟政策却被迫右轉，這真是天大的諷刺！

一九八一年五月，密特朗擊敗了保守派的前任總統季斯卡，贏得大選的勝利，密特朗在競選時強調，他將為法國帶來「一個實施經濟、社會、政治改革的新時代」，要求法國人民團結一致，共同締造「公平合理」的社會，解救法國的經濟危機，促進經濟成長，克服創紀錄的失業問題。

綜合其競選言論中有關經濟體制的重大政策包括：(一)把主要的大工業集團，尤其是國防工業、化學工業、醫藥工業、鋼鐵工業、核能工業以及私營銀行，都收歸國有，擊破大資本家的控制，創造二十萬公務人員的就業機會。(二)經濟計劃着重快速成長政策，以及增加工業投資機會，最重要的是先增強低收入國民的消費能力，再以國民的消費來推動生產。(三)經由談判減少工作時間，從每週工作四十小時減為三十五小時。(四)增強工人在工廠的自治管理權力和地位。(五)制定富裕稅法，大幅提高最低工資，以平均社會財富。

密特朗就任總統後，世界各大金融中心首先反映了對法國未來政治方面改變的疑慮，在巴黎、倫敦、法蘭克福、阿姆斯特丹、蘇黎世等地的證券市場上，法朗價位大幅下跌，法國法郎對美元兌率竟跌至十年來的最低數字。

密特朗任命社會黨溫和派莫華為總理，莫華接任後表示，「解決失業問題是政府當務之急」，因為「失業腐蝕了國家元氣，產生了不平，窒息了消費」。於是新政府實施六十歲提前退休，減少工作時間，對老人、窮苦者、失業者增加家庭津貼，提高最低工資和徵收財富稅等措施。同時又將大企業國有化，銀行收歸公營。其中部份設施當時尚獲得一般民衆的支持，所以有人稱這些日子是社會黨政府和法國人民的「美好時期」(Period of Grace)。

但是，在一陣疾風式的改革措施中，各部門主管專注於爭取人民對改革計劃的支持，而忽略了實施改革所需要籌措投入的鉅額資金，再加上在全球性經濟不景氣的襲擊下，一年以後，即自一九八二年一月起，「美好時期」一去不返，新政府開始面臨了經濟的困境：國庫入不敷出，社會保險預算赤字高達一百億法郎，通貨膨脹率為百分之九點三，高於若干西歐國家幾達三倍，失業人數由一九八一年的一百六十萬驟增至二百萬人。外貿入超，法郎疲弱，社會黨政府被迫三次將法郎貶值，凍結物價和工資，管制外匯，強迫配銷公債，外債竟達三千億法郎高峯，換句話說，法國人不論是兒童或成人，失業者或受僱者，每個人都平均負擔六千法郎的債務。國有化企業出現巨額虧損，一般人民購買力大幅降低，儲蓄減少，社會各階層和社會黨政府不斷展開公開或潛伏性的衝突：醫生罷診，學生罷課，教授威脅罷試，高層公務員提高了他們的抗議呼聲，大法官聯盟也集會表示對局勢的憂慮，巴黎街頭不滿政府的示威遊行，日益蔓延。法國知識分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直是左派政黨的大力支持者，當初曾為社會黨搖旗吶喊，現在則一片沉默，因為社會黨政府的政績表現如此，他們實在難以再置一辭。一九八三年四月六日和十三日在法

國兩次地方選舉中，社會黨和共產黨連續喪失了三十個市長職位，這對密特朗政府雖不立即構成威脅，但畢竟是一種訊號，也就是法國選民對社會黨的施政方針亮起了紅燈。根據巴黎民意測驗研究中心（SOFRES）的調查，法國人對社會黨政府的信心，三年來一直下降，對密特朗在一九八一年六月為百分之七十四，一九八二年五月為百分之五十八，一九八三年五月祇有百分之四十九。對莫華在上述三年中的同一時期，分別為百分之七十一，百分之五十一和百分之三十七。

社會黨政府雖不承認這是一種失敗，但是經過一次震撼以後，執政者察覺到在政策上有改弦易轍的必要。總理莫華說，「現在應是改換行車排擋的時候了」，很自然地，法國社會黨政府自不得不考慮放棄左傾原則的經濟政策。

在葡萄牙，一九七四年四月推翻薩拉查政權的馬克斯主義者，迫不及待的一舉廢棄了原有的財經結構，將水泥、塑膠和煙草工業收歸國有，並接管了四十八座大規模工廠。凡是較大的企業都逃不了國有化的命運，全國有十四家銀行和三十五家保險公司也都改為國營。這些劇烈的經濟措施造成的結果，是企業家紛紛逃往國外，巨額資金外流，投資者裹足不前，葡萄牙革命後十年之間，經濟情況每下愈況，被列為歐洲最貧窮的國家。

一九八二年葡萄牙通貨膨脹率達百分之廿，政府支出超出收入總額的三十二億美元，外債之多，高居歐洲榜首，政府被迫拋售十億美元的庫存黃金，以救燃眉之急。

葡萄牙社會黨魁蘇亞雷斯在競選時，誓言當政後在一百天之內制定一百條法令，以重振葡萄牙瀕臨破產邊緣的經濟局面。然而，蘇亞雷斯執政後，首先削減政府對糖、麥、牛奶等食品的補貼，同時向國際貨幣基金緊急貸款六億八千五百萬美元，並實施增稅、削減國營企業和公共設施預算的政策，將銀行、保險業、水泥及啤酒等工業開放民營。一九八三年六月，將葡幣貶值百分之十二，復通過一項有關勞工新立法，廢除革命後僱主不能解雇工人的規定，這些都正是葡萄牙中間偏右政黨多年來促請政府採行的措施，而得在社會黨領導下的政府實行，可見其必要性。葡萄牙中央銀行總裁魯勒斯（Prof. Jacinto Nunes）語重心長地說：「現在的緊縮經濟政策，已不再帶有政治色彩了」。

西班牙社會黨執政後推行溫和政策，尋求社會各階層的和諧合作，這種政策非常適合西班牙當前的特殊經濟、政治和社會情勢。西班牙起步不久的脆弱民主化政治以及緊迫的經濟萎縮，在在限制了西班牙社會黨的作為。西班牙社會黨政府和前保守派政府的政策，基本上祇有「程度」的不同，而沒有「種類」的區別。

今天西班牙社會黨政府面臨二百萬人以上失業，相當於就業人口的百分之十六。社會黨在競選時承諾今後四年中創造八萬個就業機會，經濟政策中根本不提任何重要的國有化計劃，相反地，社會黨政府鼓勵私人投資，歡迎外國銀行到西班牙開業，以及主張協助中、小企業，放寬貸款條件，特別是減少僱主對工人社會保險的給付，每週工作時間仍為四十小時，宣布增加汽油和其他燃料稅收，將西幣貶值百分之八，這些都不是傳統的社會主義的理想。

希臘自一九八一年加入歐洲共同市場以後，由於西歐資金的引進，以及其農產品獲得共同市場國家穩定的外銷市場，經濟情況較前大有改善。希臘社會黨人甚至讚譽前總理卡拉曼尼（Constantine Caramani）申請加入共同市場是一項眼光遠大的決定。儘管如此，希臘經濟前途仍難樂觀。軍政府倒臺已經九年了，國有化企業的出產量祇有過去的半數。而社會黨執政兩年，志願投資者為數寥寥，通貨膨脹則上升至百分之廿一，經濟零成長，百分之十的就業人口失業。

希臘經濟主要有四個收入來源：航業、農業、觀光業和希臘僑民在國外賺回的僑匯。一九八二年希幣貶值後，並未改善其出口貿易及觀光業的收入，由於國際經濟普遍不景氣，僑匯和航業的收入也告銳減。社會黨政府於一九八三年宣布凍結工資，接著又通過一項嚴格限制工人罷工的法案，這使其他國家社會黨人大吃一驚，認為這是違反社會黨基本政策的立場，希臘財政部長亞爾森尼氏（Gerassimos Arsenis）却說，「今天的社會主義，已不再是一九五〇～六〇年代經由所謂福利國家的道路，而是要追求一個基於重建和提高商業競爭力的經濟目標」。

義大利社會黨總理克拉拉就職後，在國會所作施政方針報告中的經濟政策部份，曾使其他左翼政黨驚駭不已。社會黨採行的各項經濟措施，如反通貨膨脹、減少預算赤字、削減健康保險及其他社會福利保險的補助，以及凍結工資等等，都比預料中遠為嚴峻，右派人士承認他們曾經低估了當前社會黨的「實用主義」路線。

一九八二年，義大利外債已達到三百五十兆里拉，約為國內生產毛額的四分之三，失業人口佔就業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九八三年七月，通貨膨脹上升至百分之十三。

克拉拉親信顧問義大利經濟專家亞麥托（Giulianili Amato）在一次記者訪問中表示，「社會黨深深了解，過於保護工資而不顧及通貨膨脹是不切實際的做法，在垂危的工業中強求保持工作機會，更是不可能的事」。克拉拉指出，在一九八〇年代經濟危機中，左派政黨應該自動地採取調整經濟政策的各種辦法以迎合時代，否則，選民必然會轉向保守派的政黨，像英國、美國、西德等國保守黨派的得勢，便是最明顯的例證。

南歐國家經濟的重建，尚需要一段時間，預料西班牙的經濟情況到一九八六年才能好轉，葡萄牙正擬定一項五年經濟計劃，法國的緊縮政策將再延長一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在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年八月的經濟預測報告中指出，由於法國一九八四年的國內生產成長將為零，需待一九八五年上半年才可能出現約百分之一點五的成長。

結語

綜合上述分析，社會黨雖然在南歐五國掌握政權，但並沒有改變這半個歐陸的傳統西方路線，也沒有危及美國在地中海沿岸

的軍事利益。他們和美國之間雖然存在著不少歧見，但在基本上，大都承認美國核子傘對歐洲盟國以及地中海區域的防禦，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仍願和美國保持密切的關係。在經濟方面，他們無法貫徹反映社會黨理想的經濟政策，雖然法國社會黨在執政之初，雷厲風行地進行了若干急進的經濟改革，如企業國有化，大幅增加國庫開支以解決嚴重的失業問題，但旋即因為經濟情況的更形惡化，不得不對很多重大的經濟措施，加以調整。其他四國社會黨看到法國的「前車之鑒」，對社會黨理想中最重要企業國有化，都三緘其口，轉而致力於緊縮開支，量入為出，推行嚴峻的節約政策。

在對國際重大問題的處理上，五個社會黨執政的國家，很難同心協力，團結一致。岡薩雷斯對密特朗的法國一再阻撓西班牙加入歐洲共同市場，非常惱怒。義大利和希臘對美國在西歐部署飛彈的立場，又是南轅北轍。由於現實情勢所限和顧及國內選民的意向，很明顯的，他們都將國家利益放在第一，看得比意識型態更為重要。葡萄牙總理蘇亞雷斯會說，「現在已經沒有地中海社會主義了，現實主義超乎一切」。事實上，這些國家的社會黨因為現實需要，不得不放棄理想中的社會主義，而走向溫和而又較具彈性的「實用社會主義」(Socialism Pragmatism)了。

〔參考書目〕

- ① R. W. Johnson: *The Long March of the French Left* (London, Macmillan, 1981).
- ② Richard Scase: *The State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Croom Helm, 1980).
- 〔其他參考資料〕
- ③ "Election présidentielle, 26 avril—10 mai 1981: La Victoire de M. Mitterrand." Paris, *Supplément aux dossiers et document du Monde*, 1981.
- ④ "L'Administration dans le changement." *Le Monde*, 29, 30 juin, 1982.
- ⑤ "Gouverner autrement." *Le Monde*, 20 avril, 1982.
- ⑥ Michel Debré: "Ce gouvernement est légal, est-il légitime?" *Le Figaro Magazine*, 9 avril, 1982.
- ⑦ Lionel Jospin: "De curieux légitimistes..." *Le Monde*, 4 mai, 1982.
- ⑧ "French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ft: The passion cools." *IHT*, Aug. 21, 1983.
- ⑨ "France sends workers into early retirement, but problems persist."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3, 1984.
- ⑩ "French socialist setbacks." *IHT*, April 23, 1983.
- ⑪ "The Italian party system in transition: The end of polarised pluralism."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6, No. 3, July 1983.
- ⑫ "Portugal's administrative elite: Social origins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6, no. 1, Jan. 1983.
- ⑬ "Europe's disappointing socialist summit." *The World Today*, Dec. 1983.
- ⑭ "Greek socialists retain ties to west without losing independent image." *IHT*, Aug. 23, 1983.

- 15 "Sunbelt Socialism" *The Economist*, Aug. 13, 1983.
- 16 "The socialists' industrial policy is falling flat on its fa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Oct. 24, 1983.
- 17 "Craxi's big gamble." *IHT*, Aug. 10, 1983.
- 18 "The fading of Eurocommunism." *The Economist*, Dec. 24, 1983.
- 19 "100 measures, Soares keeps a promise." *Time*, Sept. 26, 1983.
- 20 "The triumph of Spanish socialism: The 1982 election." by Janathan Marcu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6, No. 3, July 1983.
- 21 "South European socialists adopt pragmatic line." *IHT*, Dec. 5, 1983.
- 22 "Economic crisis forces socialists of southern Europe to rightist measures." *IHT*, Dec. 6, 1983.
- 23 "Socialism Italian—style in debut." *IHT*, Aug. 10, 1983.
- 24 入美聯社√華盛頓二月二十三日有關密特朗訪美電訊。
- 25 「左派政府在法國執政兩年」，〔歐洲日報〕，一九八三年五月十日。
- 26 「法國人多對左派政府失望」，〔歐洲日報〕譯自一九八三年四月廿日〔巴黎費伽塔報〕。

「中共違反人權實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為全面性分析中共政權迫害大陸同胞的暴政，特編纂「中共違反人權實錄」一書，內容包括中共對知識份子、宗教人士、少數民族、政治上的異己份子等迫害情形，以及近年來中國大陸人民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運動資料，俱述甚詳，全書連同圖片約二十餘萬言，25開本，三百餘頁，歡迎惠購。

每冊實售：新臺幣 一〇〇元
美金 五元

郵資另加：國內（郵掛）新臺幣十二元
美金三元
國外——平郵 美金三元
航空 美金七元五角

郵撥帳號：三四三六號